

焦点评论

独生子女护理假落地应平衡各方利益

日前,陕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西安市养老服务促进条例》,这标志着“西安版”的子女护理假诞生。至此,全国至少有16地出台了“独生子女护理假”相关的规定,其中最多的能休假超过20天。

由于社会节奏的加快和工作繁忙等诸多原因,居家护理老人成为摆在不少独生子女面前的一道难题,子女欲孝而时间不济,致使本应享受天伦之乐的老人只能在“空巢”中度过。在人口老龄化步伐加快、居家护理老人挑战严峻的形势下,各地纷纷立法,让独生子女享受一定期限的护理假,既彰显了浓浓的民生情怀,又释放了政策善意,值得充分肯定。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立法设立独生子女

女护理假的初衷良好,饱含的政策善意也令人温暖,但能否落到实处还有待观察。正如不少网友所担忧的那样,“独生子女护理假”因涉及各方利益的博弈,有可能陷入“公家易推行,私企难落实”的尴尬境地。因此,要确保这一利民政策落地生根,还应在平衡各方利益诉求方面下足功夫。

独生子女护理假的落地,首先有赖于用人单位的不折不扣执行。然而,用人单位对这一政策的执行,是以无损或尽量减少自身利益损失为前提的。由于独生子女员工回家照料父母,必然导致临时的“断岗”,需要用人单位另外聘请顶替这期间的工作,必然会直接增加用工成本。这对于以利益为核心的用人单位来说,难免有些

心不甘情不愿。如果忽视用人单位为此增加的成本,那么就等于将“独生子女护理假”的成本全部转嫁给用人单位,这无疑有悖权利义务对等的公平原则。

故此,要确保独生子女护理假能够不折不扣地得到落实,在政府、用人单位和个体之间均衡分摊独生子女护理假所产生的用工成本,也就势在必行。毕竟,独生子女护理假的实施,既关乎劳动者权益的维护,也关乎用人单位和国家的利益,用人单位需要承担社会责任,政府更应承担相应责任。政府不能只顾出台独生子女护理假,而无视用人单位的用工成本。

“天下大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显而易见,独生子女护理假的落地生根,首先有赖于对相关利益主体利益诉

求的平衡兼顾。对此,政府不妨出台鼓励和引导用人单位自觉支持独生子女护理假的相关配套政策,比如在征收税费等方面给予适当优惠,并让职工适当承担一定的用工成本增加份额,平衡地将用工成本分摊给全社会,从而达到调动用人单位积极落实独生子女护理假的目的。

当然,在平衡合理分摊独生子女护理假的用工成本之余,也要对那些只顾利益最大化而在政策执行中耍花招的用人单位严肃执法,从而以法律刚性威慑倒逼其不折不扣地把独生子女护理假落到实处。如此,独生子女护理假才能真正照进现实,进而有效实现用人单位、个人和社会利益的平衡,确保这一利民政策能够落实得更顺畅。

□张智全

社会透视

公正司法让见义勇为更有底气

老人与儿童相撞后要离开,遭劝阻时猝死,老人家属将劝阻者和物业公司诉至法庭。不久前,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就刘某、郭某甲、郭某乙等诉孙女士、某物业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公开宣判,驳回刘某等三人的诉讼请求。法律给了因仗义执言而被卷入官司的信阳市民孙女士一个明确的肯定,引发舆论点赞。

公正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法院的这一判决之所以广受赞扬,就在于它尊重事实、恪守法律,合乎法律和逻辑地判明,孙女士劝阻撞人男子离开的方式在正常限度内,符合常理;在对方倒地后,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对最终的结果没有过错,不具有因果关系,不构成侵权;而且男童玩耍的场所并无不当,亦未影响正常通行和公共秩序,因此物业公司也无需担责。判决论证充分,依法公正,很好地体现了法律与道德的相得益彰。司法对仗义执言者的支持,必将有利于营造见义勇为的社会氛围。

见义勇为是彰显社会正能量的美德善行,是具有文明共识的人类义举。扶老助幼、解困纾困等义举,是社会期待的高尚行为,是皆应秉持的道德原则,也应是司法制度着力塑造的社会价值。老人倒地了,扶起时会不会担心被“碰瓷”;孩子遇险了,救人者会不会顾虑被讹诈?化解一系列社会现实问题,既需要完善社会诚信机制,也离不开司法机关对正义的坚守。用司法为见义勇为者保驾护航,才能消除挺身而出的顾虑、扶危济困后的麻烦,才能让善行得到奖赏、让善意得到呵护、让善良得到弘扬。

当然,对司法机关来说,当时的场景难以再现,以证据拼成的“法律事实”未必完全等同于“客观事实”。尽管遇到事实无法完全查清而具有争议的类似民事案件,司法也并非束手无策。在恪守法律和程序,尊重证据和常理,强调逻辑和事理的基础上,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举证规则,以社会主流价值观念认定事实的扭曲,成为对司法者专业素养和职业伦理的检验,使司法判决体现正确价值导向,更好地为良心善举撑腰打气,让社会正义更有底气。

□支振锋

热门话题

城市复杂地下系统如何走出“混沌”

1月13日,在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南大街红十字医院一公交车站前突然出现大面积路面塌陷,一辆等候乘客上车的公交车掉入坑中,造成多人伤亡。

就在近期不算长的时间内,厦门、广州、长沙等多地都曾发生过路面塌陷。这种高频度、高雷同的“意外”,很难归为偶然的巧合。

每一起灾难都是特殊的,而同类灾难之间,多半也会有着类似的诱发逻辑。梳理过往“路面塌陷”案例的调查结果,我们大致可以将“成因”归为两类,其一,就是施工不当的衍生事故,比如说地铁工地支撑立柱超重触发崩塌等等;其二,则是“不可抗力”长久作用下的隐患爆发,例

如地下土体沉降、流水冲刷掏空地基等情况……事实上,就算在纯自然状态下,“塌陷”也是常见的地质现象。而在城市语境下,人类活动对空间、水土的巨大改造,更是大大放大了这种风险。

城市建设迅速铺开,最终形塑了一个复杂系统,这其中就包括极其庞大的地下管网系统、地下空间系统。常识是,任何“系统”一旦复杂到了一定程度,超越了某个临界点,就会进入某种混沌状态,这意味着会有太多的随机性、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因子”,使得充分的认知和精准的掌控,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以“地下管网”为例,不同年代、不同功能、不同工艺标准的管道交错并存。很多时候,哪处水管损耗变形、爆

裂渗漏,是很难被及时掌握的,这很容易诱发“地陷”。

复杂系统、混沌状态,许多城市对“地面塌陷”防治心有余力不足,根源就在于此。此次“西宁地陷”事件同样如此,在事发之前,并没有暴露出强烈的征兆。说到底,如何事前找出城市地面塌陷的危险区、隐患点,这仍然是一个有待破解的难题。为此求解,不仅需要更加有效的动力地质作用监测、评估手段,更需要更具前瞻性、全局性的市政管理模式。唯有走出混沌,理出头绪,以主动的、全覆盖的动态排查,明确科学的、审慎的空间规划和工程监管,才能尽可能让“不可测风险”变得“可防可控可治理”。

□蒋璟琛



“触手可及”

近日,首个省级健康地图——“健康上海全景电子地图”正式发布。地图目前共纳入15大类、50余小类、2万余条相关机构和设施的数据信息,涵盖医疗护理、公共卫生、体育健身、市容绿化等多个与市民健康息息相关的领域,帮助市民快速获取相关信息,让健康服务“触手可及”。

□文/卜拉 图/曹一

民生视角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许多人担忧有朝一日人工智能会替代人类的工作岗位,造成人类大规模失业。恐惧归恐惧,现实归现实,人工智能并不会取代人类。

因为人工智能本身就蕴藏着巨大的就业增长潜力。人工智能技术无论在哪个行业落地,都会创造出一系列新岗位。在传统行业中,人工智能设备或许可以代替人类进行劳动,但是AI设备的生产、维护、检测都需要人类来完成。在新经济、互联网行业中,人工智能可以代替人类进行许多重复性较高的工作,但产品的设计和运营都离不开人类。举例来说,人工智

不必对人工智能畏如虎

能技术的进步推动了虚拟现实工程的发展,但VR产品的逻辑设计还是要人来做,VR设备的维护也增加了技术人员的需求。这说明,人工智能本身作为一个行业,它所能带来的新就业岗位不可低估。

技术进步必将带来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将创造新型的职位。从历史上来看,蒸汽机的发明和纺织技术的进步,让纺织工人纷纷失业。但是纺出了布就要卖,本地市场无法消化全部产能,就有了出口的可能,而出口又刺激了运输。围绕这些商业行为的需求,金融服务也得到了发展。

人社部近日发布的《关于拟发布新职

业信息公示的通告》中,包括网约配送员、全媒体运营师、虚拟现实工程技术人员、无人机械调运工等新职业,这里面就有人工智能技术创造的各类新型工作。

人工智能不可能完全替代人类。从经营的角度看,无论什么厂商,无论他们利用人工智能生产出什么产品,他们的目的都是把产品卖出去。如果这时候人类已经大规模失业,那么这些产品还能卖给谁?人工智能可以代替人类工作,但它不可能代替人类消费。

技术进步或许会改变社会的结构,但未来不会出现“天网”和终结者。我们大可不必畏人工智能如虎。

□郑云天

漫评

“洛城虽半掩,爱客待骊歌”

——读尤凌波《风从场上过》有感

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尤凌波散文集《风从场上过》,共收录了尤先生描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中农村的散文65篇。他的散文,文字简洁、准确、生动,恰如其分地植入了诸多终南山下百姓的质朴方言土语,使他的散文在生动自然中更增加了浓郁的关中乡土韵味。他的散文题材极其广泛,不论是亲身经历,还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故乡的人文特征、风俗习惯,大到生老病死、婚嫁嫁娶,小到吃喝拉撒、针头线脑,就连鸡鸣犬吠、叶落花开都在他饱含深情、有血有肉、简洁准确、自然生动、惟妙惟肖、真实可感的妙笔之下展示出来。从他的散文中,我们既可以感悟到他笔下家乡父老真真切切的情感,也能品味出当地民众刻骨铭心的沉痛沉重。尤先生这种言简意赅、朴实无华的文风,或许和他几十年的记者生涯有关。正因为这样,尤先生书中那些举重若轻、信手拈来、貌似不经意的文字,更能让人在阅读时把自己融入其中,不是心有戚戚就是泪流满面。他的这本散文集,就是一部由关中风情连环画构成,精美恢宏的终南山乡村交响组曲。用尤凌波自己的话说:“是对昨日乡村的骊歌、挽歌和赞歌。”

“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在王观堂《人间词话》里,“境界”是其对词体的审美标准,“真”是有无境界的评判标准。对于“真”,当代著名学者、被誉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灯人叶嘉莹老先生解释是:“真是作者对所写的景物和感情所须有的真切感受。而在尤凌波这儿,在《风从场上过》这本散文集里的‘真’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真情,二是真诚,三是真实。用真诚的态度在对真实的人事描写中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

首先,促使尤凌波先生创作这些散文的,是他对故乡的那份剪不断、割不断的浓浓真情。如《村上死了牛》中“久不闻鞞的村民们,一边责怪饲养员不负责任,把牛跌死了,一边却像过节似的,喜滋滋地齐刷刷全部汇聚到打麦场上”。又如《井》中“每逢年前,三个儿子会不约而同地领着媳妇、儿女回来看她,进院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去绞上一桶水,美美地喝上一大口:‘娘,家乡的水真甜啊!’话刚出口,早已泪流满面,而此时的她,却已长眠在了村外的祖塋里。坟上的草青了黄,黄了又青”。同样的睹物生情,物虽不同,情都是真的,因而,读者的感动也是真的。

在创作这些散文时,尤凌波的态度是极其真诚的。用他的话说,是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对故乡深深的“叩拜”。这种“叩拜”,绝不仅仅是放低了姿态,而是出于作者对故乡的敬重、感恩和爱。这种“叩拜”,这份真诚,还表现在他对故乡某些特定生活场景的描述上。如《糞事》《乡村记事》《打胡基》《一刀斩断是非根》等。潜意识里这应该源于他平日的修养,也是他在用他心中神圣的文字来表达他对故乡那深深地眷恋,来完成他那神圣的“叩拜”。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尤凌波先生在其散文里对其家乡生态、生产和生活场景的客观真实的描述,使得他的散文具有极强的代入感。不仅让他和同时代、有过相同相似经历的人读来亲切,仿佛把人带回了散文中的年代。由于他文字的共情力、知识性和趣味性,也使得读者产生了极强的好奇心和阅读兴趣,如《打胡基》《柿子有核了》。他在写作中,对过去时代故乡的人和事即不溢美也不隐恶,他说,就是绝不因对故乡的思念、眷恋和挚爱,就在文字中把故乡“贫穷品德化,落后浪漫化”,如《借》《一头沉》《分家》《偷鸡》等,使他的文字中的情绪始终是风趣幽默、哀而不伤并使人向上。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当我合上尤凌波先生这本散文集时,我的脑海里就闪现出诗人艾青,这句感动过我无数次的诗句。尤凌波不是诗人,《风从场上过》也不是诗集。由于尤先生新闻工作的职业身份和素养,他的散文比别人的散文更加客观含蓄,但并不影响读者在他散文的字里行间,去感受他对故乡浓郁的挚爱和深情。他对故乡的那份挚爱就如同地底下的岩浆,和诗人艾青一样的热烈和深沉。

更有意义的是,由于他在这些散文写作中的真情、真诚和真实,也因为他的散文中所描绘的今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终南山下乡村的整体镜像,如今不是已经消失,就是正在消失,因而,他的散文写作就超出了文学范畴,而有了历史学或社会学的意义。就如同今天人们研究清史借助《红楼梦》,尤先生的这本散文集已经成为今后人们研究这段关中乡村史实的重要文献。

在尤凌波先生的另一本散文集里,他写道:“透过这点滴片段、剪影,试图唤醒已然消失的古朴民风民俗,更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呼唤,特别是对乡村灵魂的召唤!”这应该就是进行乡村散文创作的初心吧。“洛城虽半掩,爱客待骊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尤凌波先生在他的初心里虔诚“叩拜”着,呼唤和向往“乡村灵魂”一定会回来。

□徐志刚



抒写工业大国 文学不能缺席

工业题材作品纷纷问世。可随后,工业题材文学创作便迅速归于沉寂,尤其是21世纪以来,我国工业领域的变革风起云涌,变化翻天覆地,可除了少数报告文学对此有所反映,很多作家对此是失语的。文学评论家周纪鸿甚至称,“这些年来,我们对工业题材的忽视、对工人形象塑造的乏力以及对国企改革阵痛的视而不见,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

工业文学作品稀少在中国工人出版社总编辑董宽那里也得到了印证。他坦言,“中国工人出版社每年出版图书有200多种,但工业题材文学作品很少,2019年有10部左右,其他年份可能不到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总量少,精品更少。记者查阅了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后发现,农村题材、都市题材、历史题材、战争题材都不少,可工业题材大概只有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沉重的翅膀》一部作品。

专业作家不愿写,非专业作家写不好

工业题材文学作品少,优秀的作品尤其缺乏,董宽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专业作家尤其是知名作家的逃避”。事实的确如此。《乔厂长上任记》之后的蒋子龙,《沉重的翅膀》之后的张洁,几乎都再未涉足工业题材文学创作。

扳子似乎也不能完全打在作家身上。工业门类千种,每一种都有很强的专业性,要想写好工业题材文学作品,作家就要对相关行业有所了解,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储备,否则很难写好,即使勉强写出来,在行内人眼中,也是漏洞百出,不堪推敲。蒋子龙就曾形容,许多作家面对工业,“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聪明一些的都绕开工业去寻找灵感和激情”。而农村农业题材文学作品量大质优,很大程度上跟莫言、陈忠实、路遥、韩少功等作家,有农村生活经验,对农民非常熟悉有关。

专业作家的缺席,抒写工业、描摹工人的担子,自然落到了非专业作家身上。这些非专业作家多为相关行业从业者,有自己的日常工作,他们凭着一些文学热情和对所在行业的了解进行着工业文学创作。

“专业作家因为行业知识的局限‘进不去’,非专业作家因为文学技巧不足‘进不去’。”董宽说,“所有这些导致目前的工业文学作品质量偏低,出版社不愿意出,书店不愿意卖,读者不愿意读,进入了恶性循环。”

据悉,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企业联合会企业文化建设委员会等单位,已连续两年举办中国工业文学大赛,推出了一些作品,带动了创作氛围。全国总工会总宣教部、中国工人出版社日前也联合启动了新时代工业文学职工文学出版资助项目征集活动,旨在支持和鼓励广大作家深入工厂企业、深入生产一线,培养造就一批职工文学创作骨干。中国工人出版社设立了200万元的出版资助项目专项资金,每年将资助15部左右工业题材作品和工人作家作品出版,并将发挥工会的组织优势,将作品配送到全国各地的10万余家职工书屋。

□韩业庭

2019年12月30日,北京北站。随着“龙凤呈祥”涂装的世界首列自动驾驶高铁列车缓缓驶出,京张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同月,我国新开通运营的高铁线路有十多条,让世界再次见识了中国工业的奇迹。

在此之前的2019年10月,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高铁作证》出版,并在两个月内七次加印,发行量突破6万册。这是中国高铁第一次进入小说书写的视野。

中国文学与中国高铁的“相互成就”让人欣慰。可欣慰之余,又不免有些遗憾。大飞机、超级电网、核工业、超高压电机制造、重型装备制造……在中国从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的征程中,工业奇迹太多,可能像高铁一样获得文学青睐的却少之又少。在日前举办的《高铁作证》作品研讨会上,专家们也普遍感觉,在中国汽车的版图上,工业文学的身影过于单薄,在辉煌的工业成就面前,很多时候文学甚至处于失语状态。

工业文学作品总量少,精品更少

已故女作家草明,被一些评论家称为“中国工业文学的开拓者”。她一生有30多部作品,其中90%以上是工业题材。新中国成立前,她就创作出了《炼铁工女工身记》《原动力》等大量反映工人生产生活的文学作品。

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提出了“工业题材”的概念,鼓励作家多写轰轰烈烈的工业建设生活。1957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飞机、汽车等工业从无到有纷纷建立起来。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迎来了第一个高潮,出现了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萧军的《五月的矿山》、艾芜的《百炼成钢》以及白朗的《为了幸福的明天》、唐克新的《车间里的春天》等作品。

改革开放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让工业文学又火了一把,接着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柯云路的《三千万》等

新书推荐